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 第二十一回 本良返國倡自治 岳子復仇刺統監

衣服好比巡警，血脈好比銀錢，有衣遮遮不能寒，血脈流通身健。二者相輔並重，缺一就得未（玩）完。有識之士痛時艱，全在經濟困難。《西江月》罷，書接上回，說的是那韓國的婦女復仇，這個咱們先押下不表。再說那高麗國的那些學生，在美國留學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就過了三年。這年岳公、金洪疇、李范允、陳聖思、陳聖暇、曹存、姜述白、李俊八人在陸軍學堂畢業，寇本良、趙適中、孫子奇、高雲、周在五人在理學專科畢業。這些個人為國家的大計，皆知道用功，所以到畢業的時候，名字全列在最優等。住陸軍學堂的，學了一身好武藝，寇本良學了一肚子醫道，趙適中、孫子奇學了一些機器製造之學，高雲學的是博物，周在學的是理化，皆學的很精妙。趕到考究（試）了畢業，領了文憑，他十三人就商量只回國。寇本良說道：「後天是星期，咱們那天走吧。」岳公等說道：「好，後天金有聲他們還有空，省著明天走，他們還耽誤工夫來送咱們。」遂一齊把東西行囊收拾妥當，次又到在法政學堂，見了金有聲諸人，把回國之事，對他們以（一）學。李范允說道：「你們要得家信，可要早早寫下，省著到後天招（著）急。」金有聲說：「那是自然，趕到後天，我們早早的上你們那去，一來替你們搬東西，二來與你們錢行，豈不是好嗎？」大家在一處，談了一會，寇本良等就可就回去了。

到了後天，他們全會在一處，將東西搬到火車站上，起了票，上了車，將東西安排好了。金有聲買了些酒飯來，擺在客車以內，眾英雄團團圍住。有聲對著本良等說道：「你幾位今日回國，相見不知何日，咱們大家今天，在一處痛飲一場吧。」於是與每人斟了一杯，眾英雄一齊開懷暢飲。安重根從那邊說道：「各位兄長，今日回國，小弟有幾句言語相奉，不知弟兄願聞否？」寇本良等說：「賢弟只管講來，我們靡有不願聞之理。」重根說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小弟道來。」

安志士未從開口笑吟吟，尊了聲：「列位兄台聽我云：咱大家本是韓國求學子，那耐得身居異域離家門。都只為國家軟弱人民暗，咱這才來在美國求學問。有學問然後才能作大事，還不憚飄零異域三四春。諸公們今日畢業回故里，還要把來時之意放在心。可不要貪圖榮華希富貴，把那個國計民生當笑頻。可不要曲膝承顏媚日本，把那個國家之恥置安閑。要果然味著良心去作事，怎對那鄉閭父老與親鄰？不能夠保國又倒敗壞國，社會上千秋萬世罵名存。量諸兄一定不能這個樣，但是我不能不這樣規箴。咱國裡君臣昏昏政治壞，要圖強除非開化眾人民。倘若是咱國人民全開化，何必懼區區三島日本人。要想使人民開化知道理，除非是著天宣講化愚蠢。勸化人都要時時求自治，勸化人不要虛度好光陰。辦煞（啥）事要把國家存在意，但不可貪圖富貴把日親。望諸兄到家把宣講設立，講自治使喚他們耳目新。咱國裡要是人民全開化，然後再倡辦鄉團擴武軍。如果要鄉團擴充武備整，自能夠保全國家永久存。望眾兄回家先要辦此事，後一年我們也要轉家門。那時節大家同心把國治，或者能保全疆土不被分。」眾英雄一邊說著一邊飲，忽聽那火車氣管響呻吟。重根說：「火車放氣是要走，咱兄弟不久就要兩下分。」重根們全都掏出一封信，讓他們順便給帶到家門。話說間火車放了三過（遍）氣，眾英雄無可奈何把手分。對著面一齊施下週公禮，說一聲：「一路珍重少勞神。」重根們這才下了火車上，但見那列車忽忽起了身。一個個愁眉不展歸學校，躺在那牀頭理想淚滿襟。不論那有聲諸人腮含淚，再把那歸國英雄雲一云。

話說寇本良十三人，辭別了金有聲等，那火車也就開了，只聽的兩面忽忽風響，扒著窗戶，望外一看，只見那村莊樹木，隨風而倒，轉眼之間，就是十幾里，真正快的非常。他們坐火車，走了十幾天，出了美國的陸地，到了太平洋，又坐上輪船，由舊金山奔檀香山，由檀香山奔日本，走了兩月有餘。這日到了日本海，望見對馬島，寇本良說道：「眾兄弟們哪，前邊來到對馬島了，離咱們家不遠啦。」大伙一齊扒去望，說道：「可不見怎的？」一個個喜的坐臥不安，可就言講起來了。

眾英雄望見對馬在前邊，一個個心中快樂面帶歡。齊說道：「飄零在外非容易，今日離家一下子轉家園。歸至家父母妻子重相會，再與那親戚鄰右把話談。也不知咱國現在什麼樣子，也不知各樣新政添不添。也不知日人暴虐減未減，也不知全國人民安不安。咱大家努力同心把事做，顧（保）持那江山社稷不來完。把那些日本賊人趕出國，咱大家再把新法頒一頒。也那（把）那共和主意倡一倡，也把那專制毒政改一番。老天爺如果隨了人心願，也算咱全國人民福如山。」眾英雄說說笑笑望前走，這一日到了仁川境界邊。只聽那三通氣畢船攏岸，一個個搬這東西下了船。早岸山（上）僱了車子正五輛，極（急）將那東西搬在車上邊。他幾人到此也就要分手，又聽的本良那邊把話言。

話說寇本良十三人，到了仁川上岸，僱了五輛小腳車，寇本良、岳公、陳聖思、陳聖暇、趙適中、孫子奇六人兩輛車回平壤，金洪疇、高雲、姜述白三人坐一輛車，回平安北道，李范允、曹存、周莊三人坐一輛車，回咸鏡道中岑鎮，李俊自坐一輛車回漢城。他們當下安排妥當，將東西搬在自己所坐的車上，拾道（掇）已畢，就要各歸本裡。寇本良就道：「你們到家，可千萬要辦自治，各處宣講所，好開化咱國百姓的智識呀。」李范允說：「那是自然，咱們回國，若不先由著開化人民之入手，怎麼能保全國家呢？我們到家就辦自治事，然後再提倡鄉團。那鄉團若是全立齊了，未必不是保全國家一個好道？」寇本良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必叮嚀了。」於是大家對著，皆施了一禮，然後各人上了各人的車子，車夫趕起，各歸本鄉而去。

單說寇本良幾人，坐上車了，出了仁川，夜宿晚曉行，非止一日。這日到了劍水驛，陳氏兄弟先到了家。本良四人，又走幾日，也就到平壤。岳、孫、趙三人各歸本家。寇本良來到雲府，進了書房，此時書房已經改成報館了。本良到至屋中，叩拜了元首。元首一見本良回來，樂的喜出分（望）外，急命本良坐下。此時就有一人報到後宅，那安母雲老夫婦，一聽這個消息，一齊來到書房。本良一一的見了禮，大家然後坐下。元首說：「本良，你可以將你們上美國這幾年的事情，並你今天回國所想辦的事情，趁著今日有空，可以學學與我們大伙聽聽。」本良說：「大人既然願聞，聽我慢慢的道來。」

寇本良一見元首開一聲，他那裡滿面帶笑把話明：「那一年我們離家游美國，路途上收了三位好賓朋。第一位他的名叫李范允，還有那周莊、曹存二人。他三人家住咸鏡道中岑鎮，與我前去留學赴了美京。到仁川有聲結了九位友，也都是上那美國留學生。漢城裡李家兄弟三人，就是那相禹、李俊合（和）緯鍾。李樹蕭本是親王應藩子，還有那平安北道人五名。金洪疇、吳佐車人兒兩個，韓（姜）述聖、韓（姜）述白本是弟兄。還有那一位高雲讀書子，我大伙會在一處奔前程。一齊的坐上輪船奔美國，這一會去了二十單八名。水旱路一共走了七十日，那一日來在美國京城中。我大伙一齊到了外務部，見了那美國大臣名華聽。那華聽看了恩師那封信，將我們全都留在學堂中。入他國陸軍學人兒八個，學的行軍步陣是好武功。入他國理學專科五位，學的是化學物理並農工。剩他們十五位人入法政，學的是法律憲政那幾宗。我在那裡專科學醫理，過三年就領畢業大文憑。陸軍學堂三年也把業來畢，法政學比我們多著二年功。這一回我們畢業十三位，全都是最優等的畢業生。領文憑我們這才回了國，在道上走了兩月有餘零。回家來想若倡辦宣講所，講自治勸化人民善心生。想只要保全國家無他道，必得使人民全有愛國誠。這是我已來未來那些事，倡自治是我緊事一宗。」寇本良說罷前後一些話，又聽的侯弼那邊哼一聲。

話說寇本良說罷一片言語，元首從那邊說道：「你這個倡自治的見識倒很好，你望後就可以張羅著去辦。若是辦成以後與我的報館相輔而行，那人民或者能多開化幾個。」本良問：「金玉均先生那裡去了？」元首說：「咳，那玉均先生從你們走以後，與我開這報館，甚是熱心，只因去年四月之間，在背上生了一塊惡瘡，醫藥不效，數日而逝，於今已經一年有餘了。」本良聞言，歎息了一會。雲大人又訪問了美國些個風土情景，又說了本國種種失權的事情。本良又將重根等捎來的信，一一的交了。當日天色已晚，安母與雲大人，全都回了後宅，由此望後，本良就在平壤城裡，立了幾處宣講所，著天同孫子奇等，在那演說，勸化百姓。這且不再說下。

單說岳公這日到了家中，見了二老爹娘，參見已畢，岳老夫人說：「兒啦，你幾時從美國起的身？在那住的？是甚麼學堂？學

了些甚麼回來？」岳公遂將住的甚麼學堂，學的是甚麼，幾時領的文憑，幾時回來的，一一的對父母學了一遍，又問岳安人說道：「香鈴妹子，上那鄉去了，是出了閣怎的，可是串親戚去呢？」老安人說：「兒啦，你要問你那妹妹，真是讓人一言難盡了。」

岳夫人未從開口淚盈盈，叫了聲：「我兒岳公聽分明：要是問你那妹子香鈴女，提起來真是讓人痛傷情。那一年你的岳母得了病，你妻子與你妹子離門庭。去上那會賢莊裡把親串，中途路遇見三個日本人。走至那落雁山中起了壞，硬拉著你那妻妹要行兇。多虧那張讓、張達弟兄倆，將賊人捉住送到審判廳。到後來香鈴得了驚嚇病，一晝夜喪了他的命殘生。你的妻羞愧難當上了吊，他姑嫂一同歸了枉死城。我的兒光在美國求學問，那知道咱家出了這事情。」岳公他聽了安人這片話，不由的無名大火望上衝，手指著漢城以裡高聲罵，罵一聲：「日本狂賊名伊藤，都是你施下毒辣坑人策，硬要奪我的高麗錦江城。拿取了我國權力真可恨，你國人還在此處來行兇。種種的暴虐之行全由你，羞污我妻妹之事最難容。這冤仇今日要是不報報，我岳公枉在陽間走一程。」正是他咬牙切齒高聲罵，又聽的懷嵩那邊問了聲。

話說岳公正在那裡大罵伊藤，岳懷嵩說：「我兒不要這個樣子。你那妻妹雖然身死，那三個日本人，尚與咱們抵了償。現在日本人的暴虐，比先前還甚著多少倍呢。我兒不知，聽為父我對你學一學吧。」

岳懷嵩坐在那邊開了聲，叫了聲：「我的孩兒名岳公。我的兒，你今離家三四載，咱國的權力全歸人手中。只因為咱國欠那日本款，那伊藤施出一種狠毒行。硬將咱國財政權柄奪在手，作甚事伊藤不與錢與銅。他國人無故打傷好人命，又奪了咱國巡警權一宗。審判權他們也是握在掌，咱國裡君臣也不去爭。是權力全都歸了伊藤手，咱這國想要保全怕不能。這都是伊藤一人想的道，將咱國人民害的好苦情。我的兒，你今回家看一看，日本人現在實在了不成。」岳懷嵩說罷前後一片話，倒把那岳公眼睛活氣紅。

話說岳公又聽他父親，說了一片國家失權的話，氣的他心驚肉跳睛暗的，說道：「伊藤這個賊呀，無論何時，非將他刺死不可，好解我的心頭之恨。若不然，這口怨氣何時出呢？」

你看他主意以（一）定，就在家中住了兩日，這日去上雲府，拜見元首，談了一會，就到那寇本良之屋，說：「兄長，我今天有件事情相求。」本良說：「賢弟有何事情？只管講來，何必拘之呢。」岳公說：「我想求你做幾個炸彈子。」本良說：「你要那個做甚麼呢？」岳公遂將要刺伊藤之事，對他一學，本良說：「這些恐怕是不容易。」岳公說：「做成了，得便就刺了，不得便就罷。」本良說：「你候幾天，我與你做三個，也就夠用了。」

於是岳公回去，等了三天，本良與他做了三個炸彈。這本良他怎麼會做炸彈呢？皆同他在美國住了三年，醫學專科，所以他會做，本良將炸彈做成了，交與岳公。這岳公得了炸彈，就想上漢城刺伊藤去。正是：

準備雲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鼉魚。